

《Thank God for Hell》

世界就像地獄，充斥著業火與罪惡。

愛華有時不免會這麼想。

偵探的天性與身分讓她比更多人都要早熟，面對錯綜複雜的謎團，想要破案就必須將理性的思維鋪展開，才能夠最大程度的接收第一現場的線索，掌握迷霧中的關鍵並將其聯繫起來。

性格與成長環境讓愛華比同齡人早熟、也更能看透現實。她知道多數時候，數不清的受害者只會成為一袋薄薄的檔案，最後塵封在檔案櫃的深處。

經過層層剖析，把被掩藏於暗處的加害者與隨著死亡塵封的秘密揭開……她為推理時一步步靠近真相的過程著迷，腎上腺素上升時會讓她極度專注於事件，直到找出答案。

但是偶爾、有時候總是會出現某一剎那的低落，為受害者死亡、為受害者家屬哀慟……甚至是加害者充滿創傷的經歷感到難過。

比如現在。

眼前的老人並不是本案的受害者家屬，是此次案件線索中牽扯出來的陳年舊案的親人，本案的受害者握有舊案的關鍵證據，但因為舊案的人流管制不及時而錯過找到證人的時機。

被害者的手機留有當時的關鍵照片，是意外拍照的現場照片，鑑定小組的組員有負責過舊案的老成員，當年的案件以公共意外結案，由案發現場的公司買單賠償，家屬就算對一些人有所懷疑，但無奈的地方就在於證據不夠充分。

已經結案的報告很少會再被再次掀出，不過愛華無法放著出現在眼前的問題不管，這不是出於推理的喜愛，而是不希望有任何靈魂含冤哀泣。

找出真相，才能讓靈魂安息——

嗎？

舊案的家屬緊抓著警察痛哭怒罵，愛華坐在警署走廊的長椅上看著嘈雜的畫面，她是挖掘出了真相沒有錯。

可是，是不是也狠狠的剖開被時間撫平的傷痛？

秀氣的眉微微皺起，愛華並不喜歡此刻心底翻湧情緒。因為她不會因此動搖自己一直貫徹的信念，只是感性與理性就如同不一致對外矛與盾，一味的在胸膛爭執內鬥著。

愛華閉上眼長吁出一口氣，接著頭頂一重，眼中微弱的光感被黑暗籠罩，淡淡的菸草味與熟悉的的氣味將她包裹在其中。

「……秀一先生。」她掀開蓋在頭上的皮夾克，仰著頭看著跟前的男人，「我還以為你有事呢。」

「有事，不過完成了。」赤井說道，自然而然的牽過愛華的手將她整個人帶起，「現在來接我的戀人回去，有問題嗎？Lady。」

對方直白的話語讓愛華的情緒微微揚起，她的嘴角牽出一抹弧度，反握住溫熱的大手。

「沒有問題。」

一整天的奔波讓愛華在坐上副駕後還沒來得及與戀人多聊幾句話就感到疲憊，她的腦袋一點一點的往窗邊靠近，每碰上窗戶她就會強撐著意識坐起，隨後沒說幾句話眼前就陷入黑暗，接著再撞上窗戶、起身。

「強撐著什麼呢。」

意識模糊間她聽見赤井的聲音似是帶著笑意的無奈，她的嘴角勾了下，在平穩的駕駛中沈沈睡去。

再次醒來時車輛仍在路上，離開警署時已經是黑夜，車窗外的天色黑沈沈的，愛華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不過半開的車窗闖進的風刮的她臉涼。

身體還懶洋洋的不想動，愛華索性眯著眼慢慢地等待全身完全清醒。

眼前快速掠過的畫面就像是上世紀的西部牛仔電影般不斷重複的背景，愛華的頭輕靠在搖下半邊的車窗，高速行駛中的車輛在駕駛者每一次的檔位變化都能讓她感受到慣性對人體的拉扯，彷彿隨時都能逃離地心引力的掌控。

就好像要飛起來一樣。

愛華這麼想著。也許是因為速度引起的興奮情緒，也可能是和喜歡的人待在同一個空間而產生的悸動，看著凌晨時分空曠的快速道路，愛華不知怎地總有種想將手探出車窗外感受狂風的衝動，她抬手將被狂風打亂的髮絲別到耳後，碰上車窗按鈕的手指蠢蠢欲動著想向外伸出。

「Lady一醒來想做壞事呢。」

聞言，她側過頭看向駕駛位的男人，赤井單手搭著方向盤直直地盯著前方，另一隻手則隨意地放在排檔桿上，對方駕駛車輛的模樣帶著漫不經心的帥氣。

愛華眨了眨眼，刻意地伸出手指在對方握著排檔桿的手背上划拉，調皮的食指指尖沿著手背上微浮的青筋划到指縫間，將五指扣入指縫與其雙手交疊。

「看起來秀一先生很關注我一舉一動。」

明知道一心二用對長期潛伏在危險中的臥底來說易如反掌，但愛華還是刻意地說道，只見赤井輕輕一笑，偏過頭向她靜靜一瞥，那副包容寵溺的模樣讓愛華心頭狠狠一震。

「很意外嗎？」

赤井反問道，與她交疊大手微動，轉而向上的手掌與自己十指交扣，愛華反射性地收緊手心，緊接而來的是猛地加快的車速，馬達驟然放大的轟鳴聲將原本就狹小的車輛空間再度縮限，以速度與慣性的壓縮而成的兩人世界更加貼近，除了手中的暖意與佔據她所有思緒的男人之外，愛華只能聽見她彷彿要震出胸膛的心跳。

「——」

「哎？」

如羽毛般輕巧的言語被馬達聲所掩蓋，愛華愣愣地看著男人的笑意愈發張揚，但對方始終沒有真的大笑出聲，隨著車速遞減，愛華才能再次聽見周遭的聲音。

「秀一先生，剛才的話，可不可以再說一次？」直覺告訴愛華，這句話可能是油膩的情話，但她就是止不住好奇。

畢竟愛人的情話誰不愛聽？

「提出要求的話是不是該有所代價呢，Lady？」

「什麼嘛，秀一先生是在耍我嗎？」愛華鼓起臉頰嬌嗔道，換來的是被對方揉的亂七八糟的新造型。

方才高速行駛時高昂的情緒與身邊的人產生了神奇的化學反應，愛華的臉還泛著微紅，繾綣黏膩的氣氛被赤井一通揉腦袋打亂了節奏，她輕哼一聲將男人的手拿下，思考著要怎麼再讓再說一次自己沒聽清的話語，嬌軟的小手捧著那隻手翻來捏去，像是在洩憤有似是撒嬌。

赤井感到有些好笑，單手打著方向盤，將車輛停靠在無人的道路上，愛華無辜的回望，撞進幽深的碧綠之中，緊接而來的是後腦勺的壓力已經附上雙唇的溫熱。

「好點了？」

唇齒相依之間，愛華聽見對方輕聲的問道。

她眨了眨眼，頓時明白現在兩人仍在不知名的公路上狂飆的原因。

愛華揚起嘴角，纖細的手臂搭上赤井的脖頸，將自己毫無保留的送上前。

「有秀一先生在就都好。」

就算世間如地獄般又如何？

這裡有她愛的人存在呀。

還彼此相愛著。